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峻多書護大儒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
善曰山濤為選曹
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
堪流俗而非薄廢武大將軍聞而惡
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
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
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

知言銑曰山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欽云

言也康性行不堪堪職仕愜康之志故以為知

志故謂知言也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

代濟曰公孫崇字顯宗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

崇字顯宗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

崇字顯宗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

每喜足少知阿都志力閑華事雖不行知足下

善本有不知之不良曰不第華事雖不行知足下

情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通翰曰旁通謂博

有許訶足也少怪謂少藝多有許可人言寬容也

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勇道情也法

失其正者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

相知耳

人銳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

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間聞足下遷惕然

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向曰問頌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

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尸祝之舉

樽俎而手薦饗善本也刀漫平之羶腥濟曰

也鑿刀上鈴也漫汚也羶亦腥也善曰毛

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

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

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

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

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

守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性有所不堪真

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

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

不生耳翰曰強勸也虛說也言已不

於世無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言不

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

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

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無所不堪

而外則不能則而與物委蛇而君內正

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下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

下而安卑位也豈敢短之史記曰莊子名周嘗

為守藏史論語曰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

為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又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又仲尼無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鄉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謂無物愛

人羞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

物也善曰論語子曰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

吾亦為之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令尹何如所謂達人善本無能無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濟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

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人不以為憂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以此觀之故

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曰善本作棲字於世

許由隱於箕山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子房之佐漢接輿

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

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

聖其揆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數君曰

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

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言多也君

子之行所趣各殊而歸曰天下一同歸而殊塗

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而行或害故有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仕者不言

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反朝廷之士入而

贊曰山林之士往而所短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

不能出二者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

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既除喪將立季札

札禮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立公子臧季

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

慕之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

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每善

有吾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

人固辭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

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

逸之志故太息想慕此二字為人也善曰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公曹休歸自

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

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言多也君

子之行所趣各殊而歸曰天下一同歸而殊塗

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而行或害故有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仕者不言

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反朝廷之士入而

贊曰山林之士往而所短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

不能出二者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

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既除喪將立季札

札禮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立公子臧季

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

慕之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

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每善

有吾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

人固辭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

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

逸之志故太息想慕此二字為人也善曰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公曹休歸自

孤露毋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善本作嬾

筋驚肉緩銑曰踈慢嬾墮也筋也頭面常一月

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

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以

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謂不恭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

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在顧頓纓

是濟曰儕輩寬縱也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故使

赴蹈湯火

良曰積墜也任實請用本情也篤

有愈

善本字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曰鑣

阮嗣宗

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師法至

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

於物唯

飲酒之後有過失善曰莊子仲尼

李充孟

銘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

相娛荒

沉過差可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

所繩疾之

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之飲酒何曾也阮籍在性司馬文王生時居母
 喪飲酒何曾也阮籍在性司馬文王生時居母
 投之四齋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
 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
 也籍曰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請
 阮籍曰卿任性放蕩傷敗禮教若不坐請
 憲豈得相容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不
 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不
 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也濟曰弛緩闕失
 量又不識人情暗善本作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
 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
 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善曰漢書
 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
 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如有可言屏人乃言極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
 忌以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
 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
 置一不堪也翰曰疾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
 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
 也銚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常
 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
 吏呼之載病詣公車尚書勅東觀漢記曰汝
 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東觀漢記曰汝
 垂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入拜即
 郎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寐必不得搖性復多

虱瑟把蒲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

三不堪也也向曰弋綴射也痺濕病也裏猶善

曰管子曰少者之無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實

利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

久四不堪也也濟曰堆滿也机亦察不喜吊喪

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

見中傷者良曰言不為人善所怨但多怨者及

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纒有所怨雖懼久具切

字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化謂改變也善曰

班固漢書惠帝賈曰聞叔孫通欲降心順俗

則詭故不情為詭之道情不願為下意順人則

序卜偃謂晉侯曰飾貌者不降心亦終不能獲無

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也向曰咎凶也譽美聲

囊無咎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

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善本作在

人目前六不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

左氏傳注曰聒誼也杜預心不耐煩而官事鞅

於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良

兩鞅掌衆多貌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

慮也善曰毛詩曰或搜遲偃仰或王事鞅

掌尚書曰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立禮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必會

明於世則為禮教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放也言見惡便道不能

慎言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

當有內病寧可以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

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又聞道士遺

言餌水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謂得道士

士也餌食也本草經曰木黃精名也善曰蒼頡篇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

廢安能捨善本作舍字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

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

上天不喜之也禹不偏栢成子高全其節也曰翰

伯成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

禹向曰何也高曰難化矣乃不偏之是全節也

善曰而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自勤不罰而民畏今

世之亂自顧此始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

文選四十三

九

者推而彰其過也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
借而行兩無蓋門人曰商也亦有焉孔子曰商之
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
王肅曰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
以入蜀所向破徐庶與諸葛亮非曹公為曹公
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方
請別以諸曹公之命亦不偏之言孔明不偏者
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偏之言孔明不偏者
也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
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霸王霸之
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
名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華歆曰強勉也
福

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寧辭
不受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
中詔公卿舉獨行人也文舉即位拜相國黃初
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
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寧
受不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善本有也足
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善本無不
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其善本志為樂上禹仲
尼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也
朝也楠椽也善曰管子曰農工商也為樂言各樂
其得志也善曰管子曰農工商也為樂言各樂
之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善本無足下度
民也

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言人各有其所樂惟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也

善曰莊子曰而強使著之章甫而適越人教髮

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也自以善本無自嗜臭

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

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以已嗜真爛而以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濤也

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感

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鸕

雛子知之乎夫鸕雛發南海而飛至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鸕

得腐鼠鸕雛過之仰天而視之吾頃學養生

日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

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疎也滋味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

言我好養生疎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

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

地之平而道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

試必善本無不能堪其所不樂

自度必不堪已所不能堪而行之善曰自卜

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

轉於溝壑也

良曰言我自決已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冤猶枉屈也溝壑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也悵悵悲悵也向如何可言勸愛

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注

今日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善本無與親

舊叙離善本無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

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募了奴之不置不過欲

為官得入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

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

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

最近之可得而善本無言耳也向曰募惱置止

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

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

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

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然使長才廣度無

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濟曰若取其大

不包而又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

非為有大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

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

所乏耳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

求此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

而不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

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善本作益一旦迫之

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

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

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為歡悅相

益也迫偏也言煩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

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曰銑

快喜也宋有田夫自暴於日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之今吾獻之至尊必蒙厚賞

其妻曰昔人有美芹子者獻於鄉豪嘗而苦

於口嗟而怨之斯亦予之類也言雖有愛心

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善曰列子曰宋國

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

之知有廣夏隩室綿續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

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

之昔人有甘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鄉豪稱

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躁於腹眾晒之李陵

書曰孤負陵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

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向曰解謂解足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

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

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

孫都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

孫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濟州諸軍輔政石苞領都督

吳苞令參軍孫皓也

楚作書與皓也

楚作書與皓也

苞自蓋聞見幾從本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

大春秋所誅曰良曰君子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

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善曰小

國無信兵亂日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善曰小

周易曰君于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

亡信無兵亂日至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

生善本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

禮取滅也楚子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

之使復王曰其所楚子伐許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受

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公不禮後復國遂滅曹齊桓公出過譚譚不

禮焉至冬齊師滅譚是皆無禮而取滅亡也

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取善曰左

氏傳楚子圍許蔡在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

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

王克農微子啓如是又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楚子啓從之曰楚子圍鄭克之鄭

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

載籍既記

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

崇飾浮辭統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

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善本無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善本作數

將終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錄籍

也終盡也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濟曰言桓

文選四十三

蒙並起也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

泥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

善曰孝祖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

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

炭茶與塗古字通用塗於是九州絕貫皇綱

解紐而皇王綱網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

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蕭翰曰四海遠貌太祖

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

運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

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征

者夫河圖閩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不殺征

討暴亂克寧區夏徒克能寧安也善曰尚

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靈符謂神靈

造我區夏

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錄乃始

命既集有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大域開洪

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基土則神州中

岳器則九鼎猶存山也九州之金鑄鼎

也存也鼎東南地地方五千名曰神州中有

象曰崑崙崙東南地地方五千名曰神州中有

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

成王定鼎於郊廓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

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都之攸同天下之

壯觀也因翰曰四隩四方也攸同謂文也

文選卷四十三

十四

壯觀也 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 銑曰公孫

度之魏志曰公孫故云承藉父兄裔遠國也

善曰魏志曰公孫故云承藉父兄裔遠國也

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

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少衆立兄子恭為遼東

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擁帶燕

遂殺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也向曰擁恃

奴也憑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

修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

衆馮凌弊邑國語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貨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銑曰傲慢也南

水曰桴滄流海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

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

使南方通孫權往來贍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齋

金王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

出名馬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

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善本

字故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

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

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

萬山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

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

方流沙漠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宣王薄

伐猛銳長驅武也宣王司馬懿也長驅遠伐威

計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馬劉備震

懼亦逃巴岷濟山名曰劉善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

璋迎先主大怒進益州至洛璋勅諸將勿復關遂

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

游魂迄于四紀良曰積石之固謂大蜀多山也

至也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

巖梁山積石峩峩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

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

假氣游魂二邦合從容子東西唱和互相扇動

鳥魚為伍

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

相終始以翰曰二邦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

言持久可與大山齊其終始也善曰漢書

谷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

和汝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今足下三分

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今足下三分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日

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桓桓武貌厲嚴也秋霜

殺物也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

為王荀悅申鑒曰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

之主怒如秋霜

之鑒與眾絕慮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

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

獨見四主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

海歸往

日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

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勳欽明萬機已見

上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

文

稜威奮伐彌善本作入其阻謂有長遠之策

也潛密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奮乎鄰國

毛詩曰采采深也音彌之并敵一向奪其膽

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

又曰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

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曰統

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

也劍閣也蜀山姜維蜀將也面縛魏將

軍鄧艾也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

至江介西蜀衛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

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

衆分從斜谷路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

詣艾降勒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

九民逃其逐止無過五里左氏傳曰開地五

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之向曰平蜀

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使竊號

也之雄稽顙穎謂首至地也絳關魏闕門

穎傳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球琳重錦充於

府庫良曰球琳玉名重錦善曰左氏傳曰齊

侯歸衛侯夫人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

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翰曰晉滅虢魏徙及於

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吳亦為

次師法也

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
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三年攻魏其王
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又南中呂興深
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趙襄願為臣妾南
觀天命蟬蛻稅內附善本作願為臣妾南中

嶺南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
蛻太守孫謂善使曰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
太守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

蟬曰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外失輔車唇齒
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吳蜀相輔車唇齒
之與膏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

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興善
曰左氏傳官之奇曰謹所而徘徊危國興延

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善本作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浮西河而中流顧謂
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
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

里良曰僚官也折衝突也言武師盛可以
俊又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關如虓虎晏子

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曰富兵彊善本六軍精練思復翰飛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飲馬南海故云飲馬南也翰高飛也善曰新
序曰

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
玄曰喻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
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自頃國家整治器
械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械人銳曰修兵仗也善曰禮記曰聖
修造舟

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善本行木盡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修舟楫木
盡者廣言以脅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太行山在河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善本

內野王縣北流樓船萬艘則則善本無千里相望濟曰濬

亦船也般亦船之摠名善曰尚書大傳曰
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善本有之

盛者也進其盛也善曰周易曰黃帝並

堯舜剗木為械舟剗木為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謂翰曰驍健畜養

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
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

家所尚也銑曰眷眷人命不顧貌邁行也電邁言急

重也崇城自善本作卑文王

退舍向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舍

止也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言於宋公曰文王

復之因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

見喻曰

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
 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詩曰永
 言配命自**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起貌言能驚
 求多福自**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起貌言能驚
 起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善曰
 漢書曰陸賈說尉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
 稱臣奉**追慕南越嬰齊入侍**立漢使嚴助往
 論因使其子嬰齊入侍宿衛也善曰漢書
 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意南越王
 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
表永為藩輔之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
 諸侯藩輔謂諸侯也善曰禮記曰君之南
 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左氏
 傳王賜齊侯命**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
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向多

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濟曰
 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
 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善曰范
 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
 乎**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翰曰雍益青徐荆揚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
 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
 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
 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枝燭日旌旗**
流星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
 星若日也旌亦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
 星以羽徽徵天下兵撥或為校**游龍曜路歌**
吹盈耳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
 咸喜前歌後舞曜路盈耳言騎樂之

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

論語子曰洋洋士卒奔邁其會如林也如林言

多也善曰尚書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

之士鋒鏑爭先忽焉然善本作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

壞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

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荒者必進

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良曰膏

育也膈上疑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

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善

育之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居

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

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逆耳

辭曰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於扁鵲皆古之良醫

也九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

雖理亦無功也言其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

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

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

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勉思良圖惟所去就言勉力圖謀也善謀任為去就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石曰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子紹集序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與父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兩時人誤謂呂仲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

長謠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楊朱南游於沛老子西入秦至梁相運於道中老子仰

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也梁生鴻也岳即山也謠歌也梁鴻登北邱山作五噫之歌以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奔走於吳吳則於也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奔走於吳吳則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曰始以汝為可教也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勞兮意遼遼京師意宮室崔嵬兮意人之劬勞兮意遼遼

未央考意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待居齊魯
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
長謫不由適越且復以至於為及關夫以嘉
非即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惟
已謂被遷也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別之後離群獨逝善本作背榮宴辭倫好經

迫路涉沙漠雞鳴善本作戒旦則飄爾晨征

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
征曉行也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盥

賦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軍日薄西山則馬

首靡託無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
荀偃曰薄於西山左氏傳尋歷曲阻則沈思紆

荀偃曰薄於西山左氏傳尋歷曲阻則沈思紆

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

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

慨重阜之嶺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也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

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

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

歎息者也

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至若蘭茝傾

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

詞謂危也牙弩牙弦弓弦言風波急則根易
風也怵惕驚貌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
根萌也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弦急故懼危
之機密云按也一本或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
以託根投入夜光鮮不按劍濟曰言北土寒
少也夜光良王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
按劍也善曰鄉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閻投
人於道衆人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蒔華藕於
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舞善本作於聾俗
字本於南方華
固難以取貴矣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
也韶舜樂武王樂也
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
宜故難耳病之入不貴音也此四者各失其
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洲之氣煖處玄朔之

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
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衮龍之服也章
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
曰聾者無以與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
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
也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飄飄遠游
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人飄飄遠游
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捲轡遐路則有前言之
艱懸鞍陋字則有後慮之戒銑曰飄謂羈
旅也無人謂羈
謂安所從處也摠攬也前言謂經迴路涉沙
漠也懸鞍懸車也後慮謂蘭茝傾頓之事戒
懼也善曰前言之戒謂北土之性難迨路涉
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迨路涉沙
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也向曰啓暉謂明
也

善曰蔡琰詩曰善曰蔡琰詩曰太陽戰曜則情劬於夕惕善曰蔡琰詩曰

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善曰蔡琰詩曰

而無聞吁其悲矣以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善曰蔡琰詩曰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迴顧景善曰蔡琰詩曰中原憤

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善曰蔡琰詩曰

六合猛氣紛紜雄以四據善曰蔡琰詩曰長淹久悴憂也步

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善曰蔡琰詩曰

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善曰蔡琰詩曰

也烈猛睇視也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善曰蔡琰詩曰

無憤發能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善曰蔡琰詩曰

海夷岳善曰蔡琰詩曰言高也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

平也披散也言將散難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善曰蔡琰詩曰

海蹴岷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善曰蔡琰詩曰

恢廓善曰蔡琰詩曰字本作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

也善曰蔡琰詩曰恢岷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鄙小也

善曰劉駒駘郡太守箴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蔡琰詩曰

向曰垂翼謂不遠志也逝往也遠往謂往也善曰蔡琰詩曰

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不善曰蔡琰詩曰

收有鋒鉅靡加六善曰蔡琰詩曰翮摧屈自非知命

誰能不憤悒者哉善曰蔡琰詩曰濟曰鉅鏑也言不加鋒鏑

憤怨也知命善曰周易吾身植根芳苑擢秀清善曰蔡琰詩曰

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

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

肆布也雲布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善本作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

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

眩惑豔美餌念儔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

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

得志矣銑曰翱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豈

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豔生永

離隔矣榮榮善本作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榮榮

濟曰悠悠長貌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

相望也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

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各敬爾儀敦履璞

沈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繁華流

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銑曰繁華

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潘梁與曰帝

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
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
平南將軍陳伯之前史失之眾自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

立希範向曰齊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
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

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
又以眾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

冠三軍才為世出濟曰恙憂冠首也言勇可

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軍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鷲雀之小志慕

鴻鵠以高翔棄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

梁也上悵善久之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傭耕

應之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昔因機變

息日嗟乎鷲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化謂背齊

化遭遇明主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化謂背齊

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伯之蘇隆厚加

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蘇隆厚加

也蘇隆選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

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起立功立

事開國稱孤史銑曰事職也開國謂孤寡以賤

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

孤寡不穀自謂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也萬里言威化遠也丹漆飾之也擁持旄幢
信君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荀悅漢紀曰山
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荀悅漢紀曰山

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如何一旦

祖曰始陛下為天下何其壯也

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邪也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

魏本匈奴人故云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

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鳴箭史記

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兮施為牆音義曰穹廬施帳也喻巴蜀

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邪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良曰去謂之魏訖謂歸國祭謂交會之間也

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善曰呂氏

任尚書曰管子必審諸已然後沈迷猖蹶以至

於此行翰曰沈弱迷惑猖狂蹶僵也雜詩曰沉

迷領簿書回田自昏亂蛋志先主謂諸葛聖

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

側於萬物行也言聖朝采也責求也用謂可施

滯於物也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

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

瑁與暨豔書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案諸將

東觀漢記曰書曰破銅馬等封降賊渠案諸將

未輕騎入賊亦行賊營將日蕭王推赤心置

上腹中安得吏人諺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

即收文書得吏人諺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

公會諸將自燒之曰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

善本假僕一二談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

不字假僕一二談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

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

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鮑為更始弟光武兄伯夷弟伯

誅謂魏王大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

朱繡流矢所善曰謝後漢書曰赤眉已得長安

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

彭還白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

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劍如淳漢書法曰

殺友于滂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尚書曰孝

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射

不取判習公之崩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

中皆為物也地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

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張繡殺兄子之罪哲智也善曰楚不遠而

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善曰楚不遠而

復先典攸高迷也易曰迷者不遠復無祗悔攸所

也遠復無祗悔曰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而重恩也善曰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

帝不其德親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

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高臺未傾愛妾尚

在善曰曰桓子新論確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

文選卷四十三

三十一

萬歲後高臺既已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
 憂傷之貌子矜悠悠我心詩今功臣名將鴈行有
 曰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詩今功臣名將鴈行有
序佩紫懷黃贊善本**帷幄之謀乘軺建節**
奉疆場之任良曰**故以**比**焉**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
 帷幄也謀善曰應劭漢官儀有百史記蔡澤曰
 邊勝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有百史記蔡澤曰
 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百史記蔡澤曰
 進曰諸將佩紫懷黃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
 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
 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
 注曰二馬為輶傳漢書曰終軍為人來侵魯疆
 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終軍為人來侵魯疆
 疆吏來告公曰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曰
 刑殺也諸侯會盟取自馬之血飲之以為誓
 使太山文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

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將軍獨覲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之將軍獨覲
 典聽**顏借命驅馳擅裘之長寧不衰哉**銑曰覲
 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
 傷痛之聲少善曰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
 書曰龜裘懼之夫以慕容超之彊善本作**身送**
 君長咸震懼夫以慕容超之彊善本作**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北高祖容超寇超
 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
 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
 起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
 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
 公以舟師進討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
 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
 許許僖公見楚子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於武城面縛銜璧子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也善本無也字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照霜露所墜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雜種故云舊邦也種也言成王

漢書曰匈奴九此三十四姓其貴

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十四姓其貴

也言托拔理僭稱王也中原中國

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攻魏王都平

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

歷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殷禮陟

爛而不可掩焦况偽嬖昏狡自相

主寶融自立稱曰梁謂宣武為嬖

也狡亂也相夷戮謂廢寶融也善

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

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

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

自相戮部落攜離首豪猜貳方當

首葉街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

以繩繫項也蠻即葉街皆置蠻夷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

取豪貴文韻漢書注曰羌胡名大

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

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

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

葉以蠻夷即間而將軍魚游於沸

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齊飛幕

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

飛幕軍幕也善曰袁宏後漢書

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

心也魚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

天子之在此

三十三

也猶鶯之巢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

于幕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

登陴陴豈不愴恨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

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

上女墻也愴恨悲恨也善曰袁宏漢獻帝

春秋藏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

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所以庶

今執事擱然投兵登陴陴婢移切鄭曰所以庶

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

獨無情哉翰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魏之繁陽破

垂走之而奔魏之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

河後以廉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

之曰君戀西河子起曰奔趙望西河而左

取西河是情也無情謂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

西河皆人之情也無情謂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

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魏之繁陽破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頗遂奔魏之繁陽破

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復用於趙秦王以趙

思復得廉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

遂不召武侯使秋曰吳起起至治西河王錯而

魏武侯武侯使秋曰吳起起至治西河王錯而

若舍履今泣數下其僕曰竊也吳公之志視天

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泣何也吳公之志視天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見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向武帝也安

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漢書曰善曰孝曰皇帝梁武也
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善曰孝曰皇帝梁武也
下安**白環西獻格尖東來**濟曰白環時西王母
國貢括夫也善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
慎石砮**夜郎顛**善字本作**池解**辨請職朝鮮
昌**海蹶角受化**良曰夜郎顛地皆南夷國名
朝也鮮遠國名曰漢書曰南海也蹶角謂以
地也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皆推結角叩
明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綽將兵略巴多同又
日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皆推結角叩
通以真地欲歸報會秦奪楚將燕郡道塞不
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
澤去王門湯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
厥角也百姓若崩厥角屨地也唯**北狄野心掘**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魏曰北狄謂
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
不野也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保會稽南
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
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范曄後漢書未遑沙塞之事祖**中軍臨川殿下**

明德茂親摠茲戎重時為中軍將王高祖弟也
下者不斥言王也摠統也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
茂親謂帝弟也摠統也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
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
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
年詔臨川王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
日成都王顥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
桓温擢曰幕府**方善本無吊民洛汭伐罪秦**
不才忝荷戎重**方善本無吊民洛汭伐罪秦**
中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吊其民尚

文選四十三
三十五

書曰東至于洛納又曰奉辭伐罪漢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為秣陵令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

身充僕國後逃還京師詔令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不言不由命論秣陵令行書荅往來非一家得書以示孝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

致也翰曰難謂難連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

辨命論未至孝標處也善曰孝標集有沼難

先弟後天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

論蘊善本作而莫傳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

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或有自其

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入

已亡楚辭曰微芳菲菲也難虧子芳至善曰

尚新善本有宿草將列濟曰青簡竹簡也古

陳根也善曰列風俗通曰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

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涕之

無從也良曰泫然淚流涕又禮記孔子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矣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攷
而死若以此說觀之則鬼神有神有豈可疑哉
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故事冀東平
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

赴節良曰宣帝子封東平恒思長安及死東

泉者昔有舒氏之女伐薪於此忽然坐地牽

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泉母

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

鯉一雙躍出而赴節善曰聖賢冢墓記曰

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

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

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

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湏然坐牽挽不動乃

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本

樂嬉戲故泉涌出也袂但懸劍空隴有恨如

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隴有恨如

何翰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

與及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

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善曰劉向新

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

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

君死於是許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并序

劉子駿通鑑詩書能屬文劉歆字子駿少

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後王莽

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

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

博士少子也善曰漢書曰劉歆字

向少子也善曰漢書曰劉歆字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皆列於學官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

三十九篇也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

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

習之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

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

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

襲其道甚著周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

之道謂帝王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

也如此故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是故孔

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乃得其所銑曰歷經應受聘問也衛魯

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修易序書制作

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向曰修易謂作尚書五十八

篇序而兼修春秋善曰論語識子曰自衛反

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善曰命苞孔子曰丘作

春秋成也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善本無

子終善本字而大義乖濟曰夫子孔子也沒

也七十一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大義

謂詩書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識曰子夏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

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良曰遭遇

七百雄人之時也籩豆謂行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

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

興起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曰

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事

吳起三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

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翰曰謂

駿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挾藏也秦

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

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大道

請天以下取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

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咸陽

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

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銑曰聖帝

明王謂二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

秦二世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

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願采可天下唯存易卜

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曰向

秦燒詩書惟以易卜筮不禁至漢惠帝除挾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濟曰周勃封

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

草有措意於經術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

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

文選四十三

三十九

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至孝文皇帝始

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良曰掌故官名

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善曰史

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

故晁錯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

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說

樂崩書缺簡脫善本字朕甚閔焉帝詔也

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得泰誓於壁中者

為頌相合而成頌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

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

也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舊脫誤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時漢興已

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時謂

也足也離此日遠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時謂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

武太子巫蠱之事漢書曰倉卒不及施行天漢

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

十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

左氏丘明所修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善

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善本無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

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或閒善本無編濟曰通卷伏藏稍漸也

也善本無校考也善本無古文也善本無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博問人間則

善本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學與此同抑而未施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

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此乃有識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字痛皆惜其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不施行也

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字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陋隱也言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即魯梁趙也傳記謂往古若立辟廱封禪文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

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廱講謂勞資諸侯也冥暗原本也巡狩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也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服用也言無從善

是非之銑曰疾如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正心也

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

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謂尚書唯有二十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可哀也

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謂尚書唯有二十

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齊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明也文

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不違也故

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

也微弱謂諸經有闕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

士言可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

肯也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翰曰猥頓也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

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

然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始慮善本有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考試善本作其為善字有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啟

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已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

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善

歐陽生字伯和受尚書於伏生施雠孟喜言

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善曰漢書曰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毅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有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從張生

之受尚書後族子始昌傳勝故書有小大夏侯之學也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

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

尚書有大小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

過而廢之寧與善本無過而立之傳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

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小者其大今此數家之言所以

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

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舍也守殘

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

可謂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字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

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

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

假為山海鹽縣之意欲却過此山孔生乃
 云北山移文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學有善譽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
 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
 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

祠於鍾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
 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散彼林泉之美乃

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
 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

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馳煙驛
 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

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
 之想良曰驛亭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

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辭曰廣有拔俗而
 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

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度白雲善本以
 垢之外道遙無為之業

方絜于青霄善本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善本

隱者之志情高也絜清干瀾也方知之言有
 如此也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

之白也子虛賦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
 日上干青雲

千金而不眴履萬乘其如脫貌表外也物表

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
 之此高絜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

也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平原君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
 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

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
 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聞鳳吹於洛浦值

孟予注曰履草履可履

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吹向曰周靈王太子晉

洛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

之道德為心何怪乎而善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

去言有堅固如此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

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豈有善本

鳴遊伊雒之間新吹笙未聞豈有善本

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

哭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黑揚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黃可以

周子無一定之志故舉此二人悲哭以譏之

善曰終始參差歧路也翟墨翟朱

墨翟也朱揚朱也准南子曰揚子見歧路而

哭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

也乍迴跡以心涖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良曰乍乍迴跡以心涖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染於俗也也貞正黷垢謬誑也善曰蒼頡篇

曰黷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

載誰賞娶訖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

得背山之臨水將覽平原此一人無使山阿空虛千

載已來無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平地已見

也性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雋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

郭鏡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之雋士也

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

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周顯中出為剡令建南人也釋得海陵國
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南人也釋得海陵國
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
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使士卒於官莊子
闔守陋問使者至曰此顏闔對曰恐聽謬而
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
遺使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啓
則似喪其偶郭象曰合切解竊吹草堂濫巾
然若失其配匹也啓士合切解竊吹草堂濫巾
體若失其配匹也啓士合切解竊吹草堂濫巾
北岳之位中竊盜濫僭之服也北岳處士盜居吹竿也
顯曰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對之名巾隱者之
善曰東觀漢記曰齊竿也偶匹對之南郭即北山也言
飾心養母幅巾疑屨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
微其容貌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善曰楚辭曰將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爾爾吾與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

氏茂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歌善本

字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良曰排推也巢

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

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橫蓋也幽人王孫隱

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

言顯初至如此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

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談空

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

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道流明空也釋部以空

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
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沈沈百家
長於佛理者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
漢書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曆記成思存亡
禍福也古今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光涓子

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善曰列仙傳曰

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

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窾水而自隱列仙

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之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頭書古者用

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

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

與偃一波書俱招板所用有在漢則謂形馳魄散

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遂上焚芟其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既至則神

逸曰製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

鬱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

綬翰曰悽愴憤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

組繫縮善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跨屬城之雄

冠百埋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銑曰跨越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

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言越眾城而

言所理邑太守行縣在浙右也善曰蔡

漢書曰縣太守行縣在浙右也善曰蔡

道帙長擯善本法筵久埋敲扑善本誼囂犯

文選卷之三

四

其慮慙許控孔惚趙裝其懷向曰快書衣也

道書講席久從棄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

善曰過秦曰執敲拊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

也困苦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

紛綸於折獄濟曰琴歌無續也綢繆親近也

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

陽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然今考第為籠張趙

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廣漢俱為京兆尹趙

龍架之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

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

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

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

風人也拜中牟令填傷希蹤三輔豪馳聲九

稼犬牙也綠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

州牧京兆長陵以西為左右扶風長安以東為

秩皆二千石牧長陵以西為左右扶風長安以東為

聲以過之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

扶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

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

舉無人賞玩也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

輕舉而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善本摧絕

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荒涼推絕破壞也

人為偶去復更歸徒為延望也至於還颺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善本作怨山人去

兮曉棟後善本作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

簡縛塵纓人章曰以為帳寫吐楹柱也蕙香草山

鶴以寄怨驚也投棄也謂疏廣棄官而歸東

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

也善曰投簪疏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

擊虞徵士胡昭箕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蘭

也蘭佩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擯

謂南山也朝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謂譏

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

謂周顛也其誰相問也言善曰禮記曰凡計

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

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故其林慙無盡澗愧

玄曰計或作赴至也

遣羅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

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

善曰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也登彼西山

負素之謁也史記徇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

詩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

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與清風館共素自雲

不歌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所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

遣羅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

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

善曰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也登彼西山

負素之謁也史記徇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

詩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雅

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與清風館共素自雲

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也今又促裝下邑

浪拙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

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拙棹也

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

魏闕朝廷也肩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

假跡於此山門也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棹而

去王逸曰船舫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

棹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鼓也子牟謂詹子曰

文選四十三

身在江湖之上居魏闕之外關之下高誘曰豈可

魏闕象魏也說文曰居魏闕之外關之下高誘曰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淳

塵游躅於蕙路汗涿池於善本一作洗耳芳杜

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耶愧以相見

汗濁我洗耳之池也善曰皇甫謐高士傳

曰藁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

而洗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蔽鳴湍截來

轅於谷口杜妾轡於郊端山窻也雲關謂以

雲為關鍵藏歛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安轡

謂周顛之車棄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

親近故遠於是叢條臆瞻疊穎怒魄或飛柯

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

逋客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臆怒

顯也謝去也又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

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

灼漢書注曰謝以

辭相告曰謝以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

郎燹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

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知我情也。較此周未時，穆王

令祭公謀甫為威讓之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唐蒙通夜郎，微發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此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以非上本意之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

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善曰：康

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向曰：康

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首，五方之地也。享亦獻也。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里。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

番禺太子入朝。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吊，問罪

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東，善曰：文頴曰：吊，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

太子朝所越地云吊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南夷

之君西楚捷捷善本脫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墮怠良曰楚捷謂蠻夷名長君效具墮怠傲

為路論語撰考識曰延頸舉踵喞喞然皆嚮

風慕義欲為臣妾翰曰踵足也喞喞衆口向

然向國家風義願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

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

素王受命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喞喞又曰孺悲欲見

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道里遼遠山川

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濟曰中郎將謂唐蒙

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

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中郎

將即唐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

不然之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發軍興制翰曰靡無也言其意不許為兵戰

將帥也興制謂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驚懼子弟

憂患善本作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

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自賊殺自相劫奪也

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走濟曰燧燔也

燧燔也燧燔攝持也兵予戟之屬善曰張揖曰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

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

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决志陷陣

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

巴蜀人不異主也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

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析

中分也珪玉也白藏天子善曰如淳曰析位為通侯處

列東第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

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終則遺顯號於

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

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善本作著而不滅是

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

辭也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君子用也言國家

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善曰春秋考今

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丁禮誅

南夷謂夜郎也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

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受誅也

死無名謚為至愚而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賊

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忠節曰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

母也與此立功之人相去遠也善曰然此

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

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彼刑戮不

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

民之如此故遣信使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之罪亦父

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修謹又不崇廉厚以

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

謂巴蜀之人使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

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

誨之過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

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

孝悌也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

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濟曰

煩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

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重難也求欲

召聚之張揖曰檄以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

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漢書使

咸喻陛下之意無怨言恐山谷之人不徧聞

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為袁紹檄豫州一首善曰魏氏春秋曰

袁紹代許乃檄州

陳孔璋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

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

後紹敗琳歸曹公曰卿昔為

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

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

不可不發曹公愛難冀州袁紹使

善曰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紹使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

耶琳謝罪太其身何乃上及父祖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

刺史後歸曹公曹蓋聞明王善本作圖危以

公表為左將軍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

刺史後歸曹公曹蓋聞明王善本作圖危以

公表為左將軍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

刺史後歸曹公曹蓋聞明王善本作圖危以

公表為左將軍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

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

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

非有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善曰難蜀父老曰世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

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幅由已時

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濟曰擬度

之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

也迫脅也言百姓懼高使之威皆不敢正

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

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
高懼乃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觀
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
故墓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
王氏浸盛舉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無二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
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萬機皆專斷於已
也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
善曰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
呂產為王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
后臨朝以呂侯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
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
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
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於是絳侯朱虛
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

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

隆光明融顯善本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疏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為周勃等權計

室也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

王令朱虛侯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

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

誅文皇大帝明表謂明代之表王立是為司空曹

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徐璜並作妖孽

饗饗放橫傷化虐民向曰曹騰操祖父帝時

之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孽貪也取媚於君為貪亂

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

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

日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海經曰鈞吾山有獸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

齒人爪其音如嬰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

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在父嵩乞

白蓋携養因賊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

操父嵩本復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旬乞

也賊賄賂也與輦車也子騰無子乞養之旬乞

言嵩以車載賄賂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

其生本末司馬彪漢書曰息夫躬文遊貴戚

曰白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文遊貴戚

趨走權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良非才而居此

門為名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

子政教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操贊內閣遺醜本無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操贊內閣遺醜本無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操贊內閣遺醜本無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操贊內閣遺醜本無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操贊內閣遺醜本無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操贊內閣遺醜本無

今善本作德翰曰贊餘肉著身也

操是如假相連屬也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曰贊謂假相連屬也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肱假肉也贊之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

銳假肉也贊之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

官暴國謂卓遷戲帝於西京謂冒官也暴國

見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謂藥於是提劍揮鼓

文選四十四

紹欲廢帝紹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乃
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象以攻卓東夏
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取廢帝紹不
能橫刀長揖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
應橫刀長揖以渤海去奔冀州卓因拜紹故
海太守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董卓
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善本謂其
鷹犬之才爪牙可任翰曰諮議裨帥也紹表
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鷹犬
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
操也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
臣累世展鷹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佻曰
犬搏擊之用善曰書曰佻輕也勃聊切
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也傷夷折血六
善曰書曰佻輕也勃聊切

數喪師徒也向曰師徒衆也幕府輒復分兵命

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領兖州

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喪師

令操領東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

以操為兖州刺史乃被以虎文獎感六威柄曰

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

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被虎文則羊質

其威也真獲秦師一剋之報翰曰秦將孟明氏

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

敗我不以為罪者亦真操一剋之報善曰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
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晉人不出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西戎用孟明也

銚曰峻扈謂掘強也肆縱咸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詔

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

孔安國尚書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殘害也元傳曰武惡也

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

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

灰滅之咎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

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善曰魏書曰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自是士

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

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林曰

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

欲討之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陳孔安國尚書傳曰民谷晉書曰

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

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

地奪也彷彿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無所依踐

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無所依踐

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幕府推善本

呂布戰於漢陽太祖軍不利

彊榦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

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

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從二千石高貴富人豪

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榦弱枝非為

文選四十四

文選四十四

文選四十四

文選四十四

文選四十四

文選四十四

文選四十四

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且彭城非宋地也故

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慈與反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壞也善曰紹

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

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箠圖

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漢書曰膠拯其

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究

士之民而有再造於操也齊曰拯救也布之

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而操害賢善也造

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

給兵五千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

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

西也造於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天子車也

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

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

暹也寇盜也以天子善曰都長安韓

安後韓暹以天子善曰都長安韓

之警匪遑離局遂舉兵攻紹紹出軍屯樂阿

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鄆邊邑也遑

膠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

司其局鄭玄曰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

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

當御省禁幼主謂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也

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宵亦禁也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

京師脅遷請迫脅
天子而遷徙也
早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

三臺專制朝政
斷也善曰家語尚書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
者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

滅三族
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
三族父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温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
是之後有腹非之法

政道日寮官也
鉗關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

日鉗墨翟之口
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

國人以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

而已
鉗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故

太尉揚善字本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

緣眦解睚眦被以非罪楚榜善本字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
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

逆與術婚姻誣以歷二司也
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

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虎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善又代黃琬為

文選四十四

二

司徒時袁術借亂操託屍與術婚姻誣以欲
圖廢置袁術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
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
觸情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
聖朝舍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
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也濟曰迷惑杜絕專
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復又梁孝王先帝母昆
待奏報聞微天子也

質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

朝流涕士民傷懷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
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

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
聞之哀泣士民謂有識者也善曰漢書曰

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
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

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操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

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善本
字

突無骸不露丘翰曰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
皆破壞冢墓以取金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

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善
字

作奇慘科防互設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
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

善本作帝都有吁嗟之怨也桀曰桀虜謂惡人
民字也

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慘
毒冒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亦坑也可

刑網充豫二州各操所領也吁嗟歎聲善

曰戰國策蘇秦曰上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民怨其

虐莫不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虐酷字

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言

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

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

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鄭玄加緒舍

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鄭玄

覆善本作真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紹加

過使自改悔也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

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心良曰言操之

謀有同豺狼也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

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

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撓教棟梁孤

弱漢室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

也善曰周易曰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

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

征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詭擊鼓往

至洛陽遷瓚奪武將軍封荀侯後漢書

曰公孫瓚大破其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

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

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言瓚強寇謂瓚也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善
曰左氏傳曰仇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殺故使鋒鉞
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鉞作世
字挫縮厥圖不果言良曰鋒鉞兵戈也挫摧也

爾善本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

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濟曰

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

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

郭太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東手謂

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

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

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

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

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

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者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也敖倉地名中有大倉府臨黃河言操

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

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

書音義曰敖倉地名在榮屯河上公軍官渡漢

陽西北上臨河有倉欲以塘蝗之斧禦隘

車之隧斧之象也陳也陳也言此處舉之如執
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善曰莊子
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蝗娘乎怒其臂
以不當車轍不知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其不勝任也字宙謂四方上下也善曰班
折摧衝突也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長戟百萬胡
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聘良弓勁

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材善字本作聘良弓勁

弩之勢濟曰戰也中黃伯也胡匈奴也百萬千

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

威操曲部也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

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睢說秦王

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漂他答反領并州越

逾也紹子譚領青州涉度也濟漂二水也

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

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青隰尚書曰太行于濟

漂河大軍沉黃河而掬善本字其前荊州下

宛葉而掎居其後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

二縣名掎擊也紹相結善曰魏志曰劉表為

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善曰魏志曰劉表為

猶如捕鹿晉一人角之諸戎荷之征伐軍有前

足雷震虎步並集虜庭銑曰雷震虎步皆軍

之庭也善曰李陵詩曰若舉炎火以燔

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以燔

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消善本無滅

者哉向曰熇燒沃灌也燹火以灌飛也舉炎盛之

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或故

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毛詩序曰

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怨別曠久也毛詩序曰

男女男其餘究豫之民及呂布張湯善本之遺

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彼創夷人為讎敵

若迴施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

降路必土崩瓦解解不俟血刃良曰張湯與呂

園張湯將救之其將揚醜欲殺張湯以應曹操

遣史渙破之盡收其衆覆敗也張湯合表紹操

敗亡權勢無如之何日從之耳然已被操傷

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

迴旗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善曰呂

布張揚已見九錫文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

弗怠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何謂瓦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

之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

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方

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

肱無折衝之勢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

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方畿之

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

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

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憑依

其誠節又操特善本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

文選四十四

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

之萌因斯而作向曰官闕天子所居也拘止

作起也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

之秋烈善本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

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

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地

兵恐邊遠州郡過而聽給與疆寇弱主違衆

旅叛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非稱制裁

天子也善曰此則違衆人以助叛舉以喪名為

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

並進翰曰舉請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

善曰魏志曰紹以書到荊州便勒見胡兵與

建忠將軍協同聲勢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

力也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州郡各整

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

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

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

裨音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息信班

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

如律令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

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

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
賜也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偏之難如
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善曰風俗通
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
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大夫吏者始也當先自
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
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公檄

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翰曰子葢檄時也荀
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荀爽字文若穎
川人也太祖進爽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若穎告
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招也

危上聖之明也

夫見幾從本而作不處凶

而作不侯終日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

齊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

其唯君子乎

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

往而不反下

善本無愚之蔽也良曰沈謂醉

思危以遠咎悔

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

思危故能遠離

咎悔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

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

必思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

亦異善本作乎乎人銳也量度也言度者謂君子小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善

名字不足以誇簡墨齊曰領項膏潤也齊所

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齊所

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

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

齊側皆切允師出必齊戒譬猶擊牛角始生

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良曰穀卵也

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

蹄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雅曰生而自

尚書大傳注曰翰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

非其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

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

涓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

期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三苗曰

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

先武使岑彭攻之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

苗弗率女徂征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

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

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

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

彭大敗之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

無也朝鮮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

除也嘉據南越而帝使揚僕征之而平

旗也此亦據險而已善曰史記曰天子拜

步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

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

尉揚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

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

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

降眾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

越會稽可謂疆矣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

破越棲越之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

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

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問而吳王遠迹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楚

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各真真奔吳與地

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及其

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

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

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善本作軍良曰抗

對以爭輕重也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

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

吳軍於是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迺

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越遂圍吳吳宮殺夫

屠壞罄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鄭玄

周禮注曰稱上也曰衡抗對舉以事輕重

敵國又曰陸賈曰夫差區區之越與天子抗

中歸國又曰吳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

兵歸國又曰吳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

爭強晉人擊之六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

圍王宮而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

殺夫差而**及吳王濞**驕恣屈堀**強猖**昌猾

胡始亂景帝時乃舉兵叛於廣陵恣縱也屈

強不順貌猖狷狂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

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元仲之子也立濞

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

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

亂無怙富始**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

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太尉

周亞夫也甫始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

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

破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

侯周亞夫往擊楚破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

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

文淮南子曰冰泮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

之刃以陷其胷向曰馬惡言也濞敗後與

保東越漢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使誰吳王

殺夜善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

東越東越即給吳王誼上疏曰適啓其口已

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善本有悖逆之罪

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夫差與濞皆為

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

勇如呂布良曰迄至也豪傑縱橫言多也熊

文選四十四

三

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善曰
過人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十有
為飛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十有

不可勝數翰曰跨據也其鷗鷺殘害者不可勝數
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

論曰無鹿駭然皆伏鉄嬰鉄首腰分離雲散
狼顧之憂駭然皆伏鉄嬰鉄首腰分離雲散

原燎罔有子遺徒皆從堪斧之誅如火燒燎
原之燎罔有子遺徒皆從堪斧之誅如火燒燎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向曰馬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向曰馬

諸將因關中遣曹公討之堅壁勿與戰續次也
諸將因關中遣曹公討之堅壁勿與戰續次也

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
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揚秋李湛宜

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阻二華
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阻二華

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
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

鼓而破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
鼓而破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

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
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

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善曰魏
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善曰魏

文選四十四
二一三

烈烈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屍十善本字萬流血漂楸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共知也策秦王謂善且曰天子之怒善伏尺百

萬流尸百千萬流血漂楸是後大軍所以臨江

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鳴吠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為

超走韓約馬超也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遂

為亂積三十年乃死建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

相救並為辱齒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

援自如唇齒相副焉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

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搶罕夏侯淵討之

屠抱罕斬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張魯

以不鬼道教人自號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

而中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

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

禮曰漢寧侯太祖征之周皆我王誅所當先加

故且觀兵旋旆濟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

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破江西營乃引軍還

安十乃引軍西討建約等破江西營乃引軍還

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帝命討罪也誅謂奉

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隴則建約臯夷旌

首萬里隴山也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

文選四十四

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
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
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文其軍入散關則群
於麾斬建及遂已見上文

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
曹公西征張魯

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而屠之自是氏羌侯
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善曰魏志曰

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進臨漢中
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善曰魏志曰

則平陽善本作不守張魯曰平陽關名曹公討
關曹公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故云不守

也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
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張魯至陽平魯使弟

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日向
內通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

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

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
志曰魯弟衛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

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志曰魯弟衛夜遯魯
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其言

從內發左氏傳狐巴夷王朴胡寶琮邑侯杜

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寶琮邑侯杜

渡郭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濟曰種
類也

聚落也巴實皆地名朴胡杜獲皆夷王姓
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

夷實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
二實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

漢巴西太守孫盛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
曰杜音浮獲音護

西海兵不鈍鋒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
中曰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

盡西海兵不鈍鋒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
中曰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

頓一戰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

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

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聖朝寬仁覆載

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

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

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

假列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

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濩

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

軍已下節級小官千餘人堵墻也安於牆堵

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而建約

支善本作屬皆為鯨鯢良曰支屬謂親黨也

曰左氏傳楚子而封以爲大戮趙之妻孥焚

首金城魏志曰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善曰

書有金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銑曰嬰孩小兒

都市善曰范曄後漢書非國家鍾福善本

於彼降禍善本作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

不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

順之夫驚善本作鳥之擊善本無先高擢俱

驚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善本有也字

言鷲鳥擊物必先高升者取其勢也牧野地

名紂率眾於此與武王戰而紂滅是孟津退

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武王與受戰於

述在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伐殷今者枳棘

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

駟刊善本作戎夏以清良曰枳棘惡木以喻

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

枳棘以喻殘賊也翦并翦除而防衛之也善曰

預左氏傳注曰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

扞衛也音捍曰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

天師百萬之眾翰曰六師六軍天子之兵也

建安二十一年治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

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羗獫狁

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

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

諸羌言願得度湟水湟水左右羌寔奮

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寔奮靈也奮振也席

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又使征西

也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

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

漢銳卒南臨汶江搃厄據庸蜀濟曰武都氏

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巴漢

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善曰魏志曰夏侯

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夏侯

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

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

直指吳會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

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

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五道而入也善

曰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

將軍揚僕 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慙

必當象夷相曹公也元大慙惡也象夷謂誅

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

使征江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

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至於枝

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謂魏曰枝附葉從

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

詔書所獨獲而患之善曰揚雄覈靈賦曰

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降為先

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

功之士舉足引領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

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

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昔袁術僭逆

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

國家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

率眾降封為太守劉勳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

遼侯成率象出降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

侯成小吏不知其也所賞也還討眭固薛洪摎

善本 尚開成就化洪摎尚固射犬曹公擊

文選四十四 二十八

破固... 善曰魏志曰尚放射犬而洪尚降封

為列侯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

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

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

留官渡善本作之役則張郃高與舉事立

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

有二名也張郃高覽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

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

來降魏志云高覽後討袁尚則尚善本無都

此云免蓋有二名後討袁尚則尚善本無都

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

昭臨陣來降向曰曹公圍袁尚尚懼使陳琳

山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留蘇由守而游逆降軍到

文選四十四

二十一

難芟敵寨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

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日

果圖謀芟除寨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

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善

曰西京賦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如喻審邪正

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

變化進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

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

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

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

曰也欲必得孔子曰若丘山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濟曰甘言不利於

不可懷而寶之善曰毛詩曰泥滯苟且沒

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作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弱也言溺

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可哀之煙且之間至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

冀矣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

遼守合肥權親率十萬衆圍合肥遼以敢死

破權急登高冢以長戟自衛言當時小軍猶且

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魯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
餘人屯合肥曰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眾
圍合肥於是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明
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
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
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
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
之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
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
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喚曹公行人
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
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蓋欲非之善曰斬親近徒
輔東吳今言殺者蓋欲非之善曰斬親近徒
天之所助者順也蓋欲非之善曰斬親近徒
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曰
典略曰孫輔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曰
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

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
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徒無辭置東吳
親近徒無辭置東吳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
也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
曰賊一夫者謂之賊夫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賊一夫者謂之賊夫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乃神靈之逋罪下人善本字未聞弑其君也
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
死紂不可謂賢齊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
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百姓怨讎而為
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
也此言成吳羣臣也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
也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
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何
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

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丞相

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

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善本

字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又子孫翰曰丞相請曹公也惟

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善曰尚書曰永膺

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

多福又曰而周盛門戶無辜受善本作戮遺

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

虞仲翔各紹堂構克善本作負析薪銑曰周

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

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

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

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善曰吳

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及

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

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

賢臣也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而並見驅逐

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迫也

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

理之言並被驅迫不得去還漢也喻負利器

而無處施用之善曰陸賈相隨顛沒不亦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善本字作之

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

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彼朝陽鷄鳴之鳥

巢於葦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鷄鳴

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

言不降於漢是鷄鳴之危也若草莖也

曰韓詩曰鷄鳴鷄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

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病也字林曰

工雀也首鄉子曰南方有鳥名蒙鳩為巢編

之弱也說文曰葦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

大後也苕與苕同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

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

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也曠蕩

但擬誅權不惡衆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

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功非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

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善本字作顯

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

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其未能善

上之計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濟曰

亦無及已曰後雖悔之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

到詳思至言詔如善本律令良曰購募謂

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

檄蜀文一首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

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至漢中蜀大

鍾士季川長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

惠夙成蜀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

鄧艾伐蜀將姜維守劍閣

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

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蜀善曰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穎川人也少

敏惠夙成為祕書郎遷鎮西將軍

伐蜀平之為司徒謀

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

滅近魏曰祚福也言人命近謂離散也幾太善本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武也哲智魏

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

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魏志曰

春秋撥亂世反諸拯其將墜造我區夏拯濟

正莫近乎春秋反諸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良曰天子之言文皇帝受禪於

漢也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

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

洪業翰曰烈盛奕重也文皇帝既明而烈祖又

德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尚書曰昔我烈祖國語
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烈祖國語
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然江山之外
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異政殊俗異而人俗殊也外謂善曰蜀也言國政
國異政率土齊民未蒙王化貴賤而齊等之
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貴賤而齊等之

民也蒙被也謂未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難蜀
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難蜀

無有貴賤故謂之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
人有遺言令討之善曰夙秦義新曰后土

顧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陳留王也紹
懷緒業也言有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宰

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王翰曰宰輔謂司馬文
善曰主上陳留王免也尚書曰放勳欽明宰

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善曰左氏
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

恭懿宣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
慈惠和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言向化者
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

于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外悼彼巴蜀獨為
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外悼彼巴蜀獨為

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言傷悼傷愍痛也
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善是以命授

六師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日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善是以命授

進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
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術二道善曰尚書曰鍾子

出洛谷一軍道合成五道也善曰尚書曰鍾子
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術二道善曰尚書曰鍾子

文選四十四

三十一

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

督諸軍趨甘松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

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古之行軍以仁為本

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將古之行軍以仁為本

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翰曰以仁謂

動不為己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

而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

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

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故虞舜舞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書曰

千戚而服有苗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

而有苗服干楮乃修文德舜干戚七旬

武有散財發廩表問之義廩曰武王伐殷發

之表飾賢人問呈以存其義善曰尚書曰帝周

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向曰鎮西謂鍾會

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命也統理也戎車

兵車也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

寶命奉使庶弘文告善本有訓以濟元元

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濟曰弘

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

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善曰國語曰

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

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

未有不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良曰

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

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善曰毛詩曰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善本作

野困躡箕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

文選四十四 三十一

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翰曰先

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

虜先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徐州牧後背曹

公歸袁紹故云困躡豫州也中謂命紹布之

手也興隆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命紹布之

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棄同即異也言

善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

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

安喜尉後領徐州布襲徐州先主妻子

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

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

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諸葛孔

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左氏諸葛孔

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伯約規圖也

也隴右地名善曰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

蜀志曰姜維字伯約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羌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遑修九伐之征也濟曰故事遑暇犯寡則責

之賊賢害人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

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征之放弑其君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則杜之

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則杜之

之時當國多事不暇將誅之也道今邊境

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

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善本作兵一向

良曰一向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

之陣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

盛之陣堂堂盛貌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

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今國朝隆天

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

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善曰禮記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

殺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

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衆歸魏魏以壹

謂異於常人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侯太

守及孫繇誅滕胤呂據胤胤皆壹之妹夫也

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

侯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

咨困偏擒善本作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豫聞國事

良曰文欽與母丘儉舉兵反

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

將欽子鴛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之以為

謂背魏也豫聞國事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

文欽守軍司馬曹爽之邑入也諸葛誕遂殺

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之以為

表欽子鴛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之以為

臨園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

曰為兵主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

賢智見幾從本而往善本者哉翰曰言孫壹

命過之加寵命况巴蜀父老我言寵誠能深鑒

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

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

業農不易畝市不廻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

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不肆市變易善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言

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去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

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作與

卵鳥卵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長安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

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

公曰雞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

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也

不降也王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各具

惡俱見屠戮也善曰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

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

為辭而已以語難之諷天子因司馬長卿

宣其使指良曰相如使蜀蜀父老多

大臣亦以天子然也相如以為事已

行不敢諫天子乃假蜀父老為辭

以語難之天子意也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湛沈息汪濊善曰六世謂武帝也

群生濡濡洋溢乎方外姓也濡潤也洋溢善流也汪方外遠方也張揖曰汪濊深貌也洋溢善流也汪烏黃切濊烏外切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流行攘却風教周無也披靡從化貌非靡也

披上靡因朝冉從駝江蒙定竿鑿存叩自謂也

蜀郡岷江本冉駝也文韻曰叩今為都照竿

皆屬越僑略野榆翠苞蒲張揖曰斯音東

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向將報濟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

七人儼然造馬辭畢進曰蓋善本有天子之

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良曰搢紳謂

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善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皮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

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

患之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

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文選四十四

四十一

四十一

字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

不可乎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其來久而不

懷意者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近也不可用

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近也不可用

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也向曰附近

國之陋謙辭也所謂所謂說也善曰附謂令之

已見附也齊民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

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濟曰使若對父

則不當變易也巴蜀皆推髻左社若如父老言

推結左社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

謂也言我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

之謂下事也善曰孟子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

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孟子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

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翰曰非常

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

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泥濘

善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也民人升降移

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善本有感之乃堙洪塞

源決江疏河漸息移切善字沈澹災濟曰移徙

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憂也堙亦塞

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澹音淡也灑

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水或作澹字書

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

其深師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散東歸之

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奏胝尸竹無肢葛蒲膚不

生毛之良時非獨百姓亦勞也慮謀腠理水

而不生毛也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理

也韋昭曰腠切其中小毛也莊子曰有兩袒女浣

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

女曰股無腠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

胼步千切是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音渥善本

躄楚角拘文牽俗翰聲及于無窮也言禹之美業德

急促之貌也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

善曰履音握也

將崇論閱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銑曰言賢

此也古書傳疏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將高

文選四十四

論大議創業垂紀為萬世法也善曰鄧展
子曰字詁云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為故馳騫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濟曰兼并謂無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
云貳地也善曰已并天是德於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良
普備也善曰毛詩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

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

不露德澤者則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也向曰遼遠也加被

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

猶有內之則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彌泣內鄉善音向

而怨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

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

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之善曰張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文選四十四 四十五

遺已善本作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良曰

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曷何遺棄也已謂

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棄我也舉足

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之望雨善曰孟

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

之君鱗集仰流翰曰矣狼惡人也言狼惡之

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

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

次仰承流風也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

德宋均曰賜能言語也故鱗集相次也德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億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

也德二方謂西夷南夷也故鱗集相次也德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億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

也德二方謂西夷南夷也故鱗集相次也德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億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

也德二方謂西夷南夷也故鱗集相次也德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億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

也德二方謂西夷南夷也故鱗集相次也德願得

若徼叫祥藏物向名曰沫若蜀西水名祥物遠

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

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徼

善曰沫音妹張揖曰徼塞

也曰木柵水為夷狄之界

鏤靈山言鑿山鏤之者以紀功也孫

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張揖曰鑿通

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嵩郡孫水之本作橋梁

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

御之善曰張使疏逖不閑昞

輝乎光明翰曰疏逖遠也

善曰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昞闇昧後得

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也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也爽明也善曰說文曰一體無外內也夫

遼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亦康乎也此偃息也善曰說文曰一體無外內也夫

拯人善本作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表世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

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也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也爽明也善曰說文曰一體無外內也夫

遼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亦康乎也此偃息也善曰說文曰一體無外內也夫

拯人善本作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表世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

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也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也爽明也善曰說文曰一體無外內也夫

遼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亦康乎也此偃息也善曰說文曰一體無外內也夫

拯人善本作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表世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

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務

空廓寡

於是諸大夫落

善本字

然喪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

齊曰茫然不自得

之貌言諸

事皆喪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失也

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遷

延而辭避

善本字

良曰喟然歎美之

人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又選卷第四十四



